

海峡两岸字音比较

李青梅

海峡两岸都推行汉民族共同语(大陆称普通话,台湾称国语),字典在汉字注音上基本相同,但也存在一些差异。本文的目的在于比较海峡两岸的字音,分析其差异,评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。

汉字数以万计,但日常使用的只有几千个。据《现代汉语常用字表》统计,3500个常用字对常用的书报刊物(指大陆)用字覆盖率达99.48%,因此,从汉字在实际使用中的读音来看,我们无须将大量的汉字字音逐一进行比较,而在常用字范围内进行比较即可,而且能更好地看出汉字字音在实际使用上的差异。

海峡两岸的常用字表不尽相同,我们选取《现代汉语常用字表》的字作比较。当然也可以用台湾的常用字字表进行比较。这些不会影响对问题的基本分析,因为海峡两岸的常用字不会有根本性的不同。

比较材料,我们选用大陆的《新华字典》(1990年重排本)和台湾的《国语辞典》(1981年版)。

1953年第一版《新华字典》的字音“以首都语(非北京土话)作标准”(凡例)。《新华字典》历年经过多次修订,字的注音也有变化,本文选用的1990年版的《新华字典》根据1985年的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改订了一些字的字音。《国语辞典》始编于1931年,原是由当时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发动并负责编辑的,当时定名为“国音普通辞典”,目的是将中国语文里普通词语汇纂起来,逐词注音,作为正音的标准,附以简明必要的注释。1981年以此为蓝本的重编《国语辞典》出版,其中删除了一些异读音。

有几点需要说明。1. 这两部字(辞)典的规模不同,但就常用字来看属共同的部分,其字音是具有可比性的。2. 《国语辞典》对“又读”的规定是:“一字有两读者,取其最习用者为正读,释义悉列正读以下,别音则注(又读),附列于正读之后,于又读之音不另列举。复词亦同。”又音是注音的一种方式,我们把“又音”也列入讨论的范围之内。3. 《新华字典》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“注音字母”注音,《国语辞典》用“注音字母”“国语罗马字”和“耶鲁拼音”注音,为方便计,讨论中一律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

比较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对3500个常用字(其中有3个字“荏”“揶”“锹”《国语辞典》未收)的注音,我们统计出:注音相同的字有2711个,注音不同的或不完全相同的(音项数目不等的)字有789个,约占23%。

不同的注音代表了不同的意义,即不同的词或词素,我们把这些表示不同意义的注音做了一下分类,大体上有以下这么几类:1. 通用音义,即通用词(词素)的音义。2. 文言音义,包括文言音、破读音和通假音。3. 方言音义。4. 地名姓氏音。5. 行业科技用字的音。6. 翻译音。7. 近代俗语音义。8. 特殊音义。我们就从以上这几方面,看看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的注音差异。

一 通用音义

通用音义,包括常规音义和北京话字音变异。

1. 常规音义。指经常使用的音义。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在常规音方面基本相同,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

(1)第一音项的不同。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的注音一般都是按常用音义、次常用音义和罕用音义的次序编排的,但是《国语辞典》注重传统音,注重《说文解字》中的正字,并没有完全按照上面的原则来编排,有时把不常用的音义放在第一位,《新华字典》注重口语音,本着从今从众从俗的原则,常把活在群众口头上并最常用的音义放在第一位,这种情况共有7字,如

	《新华字典》	《国语辞典》
嘲	⊖cháo~笑	⊖zhāo~笑;~嘶:鸟鸣
闯	⊖chuǎng~江湖,~荡	⊖chèn ①马驰出门外的样子②出头的样子③奔驰的样子

还有一种情况,即对两个都比较常用的音义,把哪个作为第一音项,两部字(辞)典的处理不同,共14字,如

	《新华字典》	《国语辞典》
阿	⊖ā~姨,~大	⊖ē~谀逢迎,山~
颤	⊖chàn~动	⊖zhàn打~
乐	⊖lè快~,取~	⊖yuè音~,~谱

(2)多音字。有些注音的差异是字音选收多少的问题。《新华字典》有而《国语辞典》没有的音义共7个,如“刺cì”,象声词;“服fū”,量词;“吭kēng”,出声,发言;“和huò”,洗衣服换水的次数,煎药加水的次数;“啰luo”助词;“通tòng”,量词;“券xuàn”,拱券。《国语辞典》有而《新华字典》没有的音义有5个,如“不bū”,不不铎儿,旧时的一种胶质的玩具;“喇lá”,物倒之声;“磷lín”,云母的别名,薄;“捎shào”,窥伺。

有的字义两部字(辞)典都有,只是《新华字典》将不同的字义另分出音来,而《国语辞典》混在一起,有14个字,如“唉”,表示伤感或惋惜的意义时读 ài,《国语辞典》仍注 ai。“碌”,用在农具名上读 liù,《国语辞典》仍注 lù。有的字义两部字(辞)典都有,只是《国语辞典》将不同的字义另分出音来,而《新华字典》混在一起,有5字,如“署”,表示布置、签写、代理的意思时注 shù,《新华字典》仍注 shǔ。“梧”,作魁梧解时注 wù,《新华字典》仍注 wú。

有的音义两部字(辞)典都有,只是选用了不同的字形,共有9字,如

《新华字典》用此字《国语辞典》用彼字的:

刹⊖shā~车。《国语辞典》用“煞shā”。

《国语辞典》用此字《新华字典》用彼字的:

叠⊖dá 将许多薄物层层堆在一起:一~子钞票。《新华字典》用“沓dá”。

吗 mā~呼。《新华字典》用“马 mǎ”。

(3)汉字简化。由于《国语辞典》用的是繁体字,《新华字典》用的是简化字,所以有很多字音的差异是繁简不同造成的。简化汉字中,由于同音代替和异体字归并,使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字音有了差异,共有74个字,如,

	《新华字典》	《国语辞典》
别(𪛗)	⊖bié⊖biè	别 bié 𪛗 biè
厂(廠)	⊖chǎng⊖ān	廠 chǎng 庵(厂) ān

这是标准的不同,而且有定数。

2. 北京话字音变异。指字音在北京语音范围内的变异。分五点来比较:1. 字音变异。2. 异音

别义。3. 北京俗音。4. 文白异读。5. 连读变音。

(1)字音变异。这里指不符合字音演变规律而今经约定俗成已纳入这两部字(辞)典的读音。(如果两部字典对同一个字的注音完全相同,音项数目也相等,那么即使是变异音我们也不比较了,这里只比较两部字(辞)典注音有差异的字或音项数目不等的字。)分析这些变异的读音,我们得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:1. 回避同音字。2. 义通换读。3. 偏旁的影响。4. 保留传统音。5. 字音发展变异。

a. 回避同音字。“一般地说,同音字(说确切一点是‘同音的语言片断’)是无害的。实际上,各种语言和方言都有或多或少的同音字。容易引起误会的同音字才有互相排斥的现象,有时引起用字的变化(词汇的变化),字音的改变”(李荣)。人们或怕犯忌讳,或怕引起意义混淆,就用另外一个音来读这个字,从而使原来的读音发生变化,如为了区别“癌症 áizhèng”与“炎症 yánzhèng”,《新华字典》1961年就改癌 yán 为 ái 了,《国语辞典》仍读 yán。“髓”《广韵》去声号韵,七到切,按反切应读 cào,大概为了避讳一个粗俗的字眼,读成了平声 cāo,《新华字典》注 cāo,《国语辞典》保留了 cào 音,放在又读的地位。“虽”,《广韵》平声脂韵,息遗切,按反切应读 suī,《国语辞典》注 shí(又读),“尿”读 suī,“虽”读阳平可能为了回避这个音”(李荣),这个解释也许有道理。“拙”,《广韵》入声薛韵,职悦切,全清入声字普通话读阳平的较多(黎新第),1953年版的《新华字典》注 zhuó,后来为了避免“卓见 zhuójiàn”与“拙见”混淆,改读 zhuō,《国语辞典》仍读 zhuó。

b. 义通换读。受字义的影响,人们用另一个意义与此字相同或相近的字的读音来念这个字。如《国语辞典》“鄙”注 bǐ,(又读)bì;“凸”注 gǔ,(又读)dié;“唾”注 tuò,(又读)tù。《新华字典》分别注 bǐ、tū、tuò。“鄙”,方美切,上声止韵,按反切应读 bǐ。“鄙”有一个义项是:“谦辞,旧时用于自称,~人,~意,~见”。“敝”(bì)也有这个义项:“谦辞,旧时用与自己有关的事物,~姓,~处,~样”。“鄙”读 bì 可认为是受“敝”这个义项的影响,进而类推到“卑鄙”“鄙夷”等词。“凸”有“凸出”“高起”的意思,“鼓”也有这个意思,受其影响“凸”读 gǔ。“唾”有“从嘴里吐出来”的意义,与“吐”同,受其影响读 tù。

c. 偏旁的影响。这是因字形影响而误读,占的比例较大。有些口语里不常用的字,人们往往不愿查字典,就照着这个字的偏旁来读,或受以这个字为偏旁的字的影响,造成误读。读的人多了,渐渐地也就约定俗成了,被一般字(辞)典所认可。有的误读音两部字(辞)典都认可,也就是注音相同,这里不比较,我们只比较对方未收的误读音。《新华字典》是本着“习非成是”的原则来收误读音的。“非”转化成“是”是有充分的群众基础,有足够的积累过程的,既要考虑在北京话里是否通行,又要考虑在北方方言里应用得是否广泛,这种误读音一旦被采用,就确定为一个音,不做为又音保留。《新华字典》收而《国语辞典》未收的误读音有 14 个,如“哮”,许交切,按反切应读 xiào,受偏旁“孝”的影响,读成了 xiào,《国语辞典》仍读 xiào。“驯”,祥遵切,按反发应读 xún,受“训”的影响,读成了 xùn,《国语辞典》仍读 xún。《国语辞典》收而《新华字典》未收的误读音共有 24 个,《国语辞典》对误读音的采用随意性大些,一般都做为“又音”来处理,如“酵”,《国语辞典》注 jiào,(又读)xiào,《新华字典》注 jiào。“酵”,古孝切,按反切应读 jiào,受“孝”的影响读 xiào。其实“酵”的声符跟“教”的声符一样,是“孝(季)”,不是“素(孝 xiào)”,“教”常用,不易读错,“酵”不常用,所以人们就读错了。又如,“械”,《国语辞典》注 xiè,(又读)jiè,《新华字典》注 xiè。“械”,胡介切,按反切应读 xiè,受“戒”的影响读成了 jiè”

d. 保留传统音。有些不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字音被约定俗成后,两部字(辞)典都收了这样的音,《国语辞典》同时又收了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传统音(按反切折合的音),使两部字(辞)典的注音不同,共有 57 个,如“捕”,薄故切,按反切当读 bù,两部字典都注了变异音 bú,《国语辞典》同时又注

了传统音 bù。

e. 字音发展变异。古今字音有一定的演变规律。古代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，清声母的平声字今天北京话读阴平，浊声母的平声字今天北京话读阳平，除全浊声母的上声字今天北京话读去声外，其他的上声今天仍读上声，古代的去声现在还念去声。古代的声母与现代普通话的声母也有一定的对应规律。但是有些字音受其他因素的影响，并没有按规律来发展，从而出现了字音演变规律的例外。《新华字典》着重于现实的读法，注重活的语言，一个字的读音不合北京语音的一般发展规律，但如果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，而且在北方方言里应用得非常广泛，这个音还是可以采用的。《国语辞典》则比较注重传统的读音。两部字(辞)典对字的处理原则不同，所以《新华字典》收的例外音多些，《国语辞典》收的例外音少些。如播、蹈、帆、讽、危、巍、伪、紊、蜗、崖、椰，《新华字典》分别注为变异音 bō、dào、fān、fān、fěng、wēi、wēi、wēi、wēn、wō、yá、yē，《国语辞典》分别注为传统音 bò、dào、fán、fēng、wéi、wèi、wèn、guā、yái、yé。“淆”“聚”一般用在书面语中，《新华字典》注传统音 xiáo, zhòu 是可取的，《国语辞典》却注了变异音 yáo, zòu。

古代入声字今天北京话读阴平、阳平、上声、去声的都有。全浊入声字一般读阳平，次浊入声字一般读去声。但《新华字典》注重现代的口语音，所以跌、褐、寂、淑、凸、突、掷，分别注为 diē、hè、jì、shū、tù、tù、zhì，《国语辞典》则注按反切折合的音，即 dié、hé、jí、shú、tú、tú、zhì。清入声字的现代读音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。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试图寻找清入声字的演变规律。日本的平山久雄把《方言调查字表》和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》里收录的清入声字分成口语字(即在北京话里口语味较浓的)和文言字(即在北京话里书面语味较浓的)两类，分别观察演变情况，发现文言字读阳平和去声的较多，读阴平和上声的较少，口语字读阴平和上声的较多。他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，发现动词性口语字大多读阴平，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多读阴平，不带轻声词尾的名词性口语字多读上声。黎新第对胡裕树主编的《现代汉语(增订本)》中“古人声字的普通话读音表”和陆志韦的《北京话单音词词汇》中的清入声字做了分析，发现记录基本词(又尤其是口语单音词)的字一般以读阴平和上声为主，本义为动词的一般以读阴平为主，本义为名词的一般以读上声为主；记录非基本词的词一般以读阳平和去声为主，全清声母的一般以阳平为主，次清声母(包括清擦音声母和古影母)的一般以读去声为主。他们两人的结论有共通之处。《国语辞典》对清入声字的注音大多符合上面两位归纳出来的常例，《新华字典》对清入声字读音的处理原则是：古代清入声字在北京话里的声调，凡是没有异读的，就采用北京通用的读法。凡是有异读的，假若其中有一个是阴平调，原则上采用阴平。如：击、鞠、叔、昔、息、惜、锡、熄，《新华字典》分别注 jī、jū、shū、xī、xī、xī、xī、xī，《国语辞典》则分别注 jī、jú、shú、xī、xī、xī、xī、xī。

(2) 异音别义。也就是说异音有区别意义的作用。这里所说的意义是指相互间有一定联系的意义，不是意义毫无联系的同形字。《新华字典》用来别义的音有 39 个，如“钢 gāng”“似 shì”。《国语辞典》用来别义的音有 50 个，如“匹 pǐ”“敛 liàn”。这些音都是对方所没有的。

(3) 北京俗音。指北京话里的俗语土音，一般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。《国语辞典》注重传统音，同时又收了很多俗语土音，如“把 bǎi”，“堆 zuì”，“寻 xué”等，《新华字典》未收。

(4) 文白异读。文读即书面语读书音，白读就是口语音。“其实所谓‘读音’和‘语音’是就其来源而论，不是说现在读书时必用‘读音’，说话时必用‘语音’”(王均)。只有两个字《新华字典》异读《国语辞典》不异读，即：核⊖(读音)hé⊖(语音)hú，蔓⊖(语音)wàn⊖(读音)màn。《国语辞典》保留了大量的文白异读，约有 100 个字取文白异读，《新华字典》则不取。《国语辞典》的文白异读，有的以读书音为主，有的以口语音为主，数量大体相当。

(5) 连读变音。说话时，一个音受邻近的音影响而使读音发生变化。两部字(辞)典在这方面注

音的不同有以下几种情况：

a. 轻声：两部字(辞)典对轻声的收取范围不同。《新华字典》注轻声(《国语辞典》不注轻声)的如臂 bei, 咐 fu, 璃 li, 咧 lie, 啰 luo, 殖 shi 等。《国语辞典》注轻声而《新华字典》不注轻声的如不 bu, 个 ge, 过 guo, 慌 huang, 榴 liu, 喷 fen(嚏~), 萄 tao, 头 tou 等。

b. 条件变读。两个上声连读,前面的音变阳平:《新华字典》眯眼的眯注 mí,《国语辞典》仍注 mǐ。轻声前面的声调连读变阳平:《国语辞典》法 fá,~子。骨 gú,~头。脊 jí,~梁。索 suó,~性。益 yí,~处。《新华字典》未收这些音。

c. 同化。一个音受邻近的音影响而变得与之相同或相似。如《国语辞典》收的那 nè(~么,受“么”韵母 e 的影响),我 mm̃(~们,受“们”的声母 m 的影响)等。

d. 韵尾脱落。如《国语辞典》收的娘 niá,~儿俩,韵尾“ng”脱落;甚 shé,~么,韵尾“n”脱落;什 shé,~么,韵尾“n”脱落;怎 zě,~么,韵尾“n”脱落。《新华字典》未收这类音。

二 文言音义

这里指用在古代文言里的音义,包括文言音、破读音和通假音。由于《国语辞典》的规模大些,所以《国语辞典》收的文言音义就多些。《新华字典》只收了 6 个文言音,《国语辞典》收了 146 个。《国语辞典》收了 19 个破读音,《新华字典》未收。有 96 个通假音《国语辞典》收了而《新华字典》未收。这里就不做具体介绍了。

三 方言意义

这里指从方言借来的音义。《新华字典》收而《国语辞典》未收的音有 29 个,如猫(máo)腰,脖颈(gěng)子等。《国语辞典》收而《新华字典》未改的音有 25 个,如和(hàn),亚(yǎ),我(é)等。数量相当,各有侧重。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一个方言字两部字典都收了,但注音有差异,如“阿”,称谓词头(阿姨),《新华字典》注 ā,《国语辞典》注 à。“垃圾”,脏土,《新华字典》注 lājī(照顾普通话俗读),《国语辞典》注 lèsè(照顾方言本读)。

四 地名姓氏音

《新华字典》对地名音的处理原则是:地名的本地读音,如果在字音上跟北京语音是相当的,一概以北京语音为准,如“获鹿”读 Huòlù,《国语辞典》则照顾当地读音注 Huáilù,“乐亭”读 Lèting,《国语辞典》注 Làoting。凡是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一些特殊念法而现在本地音和它相合的,按“名从主人”的原则《新华字典》不加改动,如“穆棱”读 Mùlíng,《国语辞典》注 Mùléng,“蚌埠”读 Bèngbù,《国语辞典》注 Bàngbù,“闽侯”读 Mínhòu,《国语辞典》注 Mínhóu)。凡是地名某字在历史上有一定特殊念法,而现在本地和它不合的,也按“名从主人”的原则,把本地实际的读法按照言方音跟北京语音对应规律,订出‘普通话’的读法,如“费县”读 Fèixiàn,《国语辞典》注 Bìxiàn)。两岸地名注音原则不同,所以地名的注音有差异。另外,《国语辞典》的规模较大,收了些《新华字典》所未收的地名姓氏音。

五 行业科技用字的音

多年来,海峡两岸没有来往,行业科技方面的字音有很多不同。如《新华字典》收了“迫 pǎi(迫击炮)”,“稍 shào(稍息)”,“铣 xǐ(铣床,铣刀)”,“轧 zhá(轧钢,轧辊)”,“栅 shān(栅极)”,《国语辞典》没收。

六 翻译音

《新华字典》有而《国语辞典》没有的音是“蒙 měng”,~古。

《国语辞典》有而《新华字典》没有的音是“般 bō”,~若,梵语;“姆—m”,西文—m 的译音字;“南 ná”,~無~,梵语;“若 rě”,爾~,梵语;“身 juān”,~毒,印度的古译名;“屠 chú”,休~,梵语;“無 mó”,南~,梵语。

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都收但读音不同的有:“阿”,译名词头,《新华字典》注 ā,《国语辞典》注 à。“吨”,重量单位,《新华字典》注 dūn,《国语辞典》注 dùn。“哈”,满语,哈什蚂,《新华字典》注 hà,《国语辞典》注 hā。“令”,原张纸的五百张为一令,《新华字典》注 líng,《国语辞典》注 líng。

七 近代俗语音义

指唐宋以来的俗语词,多见于白话小说、戏曲等处。《新华字典》只有一个,“夯 bèn”,同“笨”(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等书)。《国语辞典》收了6个,如“哈 kā”,哈喇:①毛织物(见《老残游记》),②杀死(元人多用之);“喇 là”,喇子,喇夥;流氓(见《儒林外史》);“么(麼) mó”,么哥;语助词,常见于元曲中;“砌 qiè”,砌末子;元时戏剧出场所用的布景等杂物;“扎 zhā”,扎住;停住(见《红楼梦》);“咱 zá”,咱家;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自称(见《石点头》)。

八 特殊音义

有的字在古代有多种读音,有的意义相同,有的意义不同,现在甲用此音,乙用彼音,造成读音差异,这种情况有11字,如“企”,《新华字典》注 qǐ,《国语辞典》注 qì,qǐ 来源于丘珥切,溪母纸韵,qì 来源于去智切,溪母真韵。

以上从几个方面比较了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在注音上的差异,大致了解了海峡两岸在3500个常用字范围内的读音差异。

现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推广普通话,促进汉语规范化,字典词典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重要工具,因为人们在读书学习的时候,一般都要请教这位“老师”。字典词典的注音应该始终贯穿规范化的原则。如果每个字目下面不加选择地罗列各种注音,就会使人眼花缭乱,无所适从,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汉语规范化,字典词典应在考虑自己的性质和规模的前提下,消除没有区别意义作用的异读音,引导人们正确地读出每个汉字的音来。

字典的注音是一个注音、订音和正音的过程。注音的对象是那些现代汉语不再通行的字,它们只有反切和直音,对这些字应该依照古今语音演变规律折合成现代北京语音,“一些古音可以突破北京音系,将这些音注在义项里”(曹先擢1990年)。订音的对象是那些一字异读而没有区别意义、

词性和构词的音。对这些音,应舍弃异读,以减少语音分歧。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的注音差异主要表现在文白异读、连读变音、俗语土音、古清入声字等方面。文白异读的字很多,《新华字典》时而舍文取白,如“摘”取 zhāi 不取 zhé,时而取文舍白,如“学”取 xué 不取 xiáo,有的二者并存,如“壳”注 ké、qiào,“血”注 xuè、xiě,《国语辞典》则大多数文白并存。方言音和北京音一般有比较整齐的对应规律,文读音又多用在复音词里,字典应该多存文读,少存白读,以方便广大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,如“壳”,ké 这个音字典注为白读,实际上来自文读,它的反切是苦角切,qiào 这个音注为文读,实际上来自白读,所以取 ké 音比较合适。两个上声连读,前面的音变阳平,如《新华字典》“眯眼”的“眯”注 mí,轻声前的声调有变阳平的趋势,如《国语辞典》的“法子”fá,“骨头”gú,“脊梁”jǐ,这些一般都是连读变音,字典不必注出变音。普通话以北京语音系统为标准,并不包括俗语土音,字典不应该收这类音。古全浊入声字今归阳平,次浊入声字今归去声,规律性较强,清入声字没有一定的演变规律,平上去声都有,我们应该按照“从今”的原则,给清入声字注出一个合适的音来。正音的对象是因误读而产生的异读,对这种现象自然要考虑“约定俗成”“习非成是”的原则,但要把握住“度”,不能太迁就误读音。《国语辞典》的许多误读音都是不可取的,如“酵 xiào”“蜕 shuì”“诊 zhěn”等。

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国语辞典》对 3500 个常用字的注音有 789 个字有差异,这种差异可分为三类:一、属于在北京音系范围内选字的不同,如北京俗音收多少,轻声儿化音收多少等。二、属于词典编纂上的问题,文言音、方言音、地名姓氏音等,字(辞)典规模大的,自然会收的多一些。三、繁简字不同造成的,这属于标准不同,其不同是有定数的,其解决,要与字形问题联系起来才行。我们还可以看出,《新华字典》注重现代的口语音,《国语辞典》注重传统音,更多的是传统和现代的并存。《新华字典》的注音是本着“从今”的原则的。语音是发展的,我们的字典词典是给现代人用的,在注音方面,读者首先关心的自然是现代的读音,因此,注音时就不能不从当代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去寻找语音规范的依据,一味地抱着传统音不放,恐怕没有多大的生命力,我们认为《新华字典》的注音原则是可取的。总的说来,由于两部字(辞)典的注音都以北京语音为标准,所以两岸的字音大同小异,特别是常用音义方面差别不大。现在海峡两岸的交往日益频繁,比较两岸的汉字字音,找出其差异,可以引导人们正确地读出汉字,以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海峡两岸同胞的交往。

参考文献

1. 丁声树:《古今字音对照手册》,中华书局,1981年。
2. 唐作藩:《音韵学教程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9年。
3. 袁家骅:《汉语方言概要》,文字改革出版社,1989年。
4. 李荣:《音韵存稿》,商务印书馆,1982年。
5. 曹先擢:《源流并重,博大精深——谈〈汉语大字典〉的特色》,《汉语大字典论文集》,1990。
6. 王均:《语言中的并存并用和规范化问题》,《中国语文》1962年2期。
7. 黎新第:《影响古清入声字读音诸因素与古清入声字的审音和注音》,《汉语大字典论文集》,1990。
8. 平山久雄:《中古汉语的清入声在北京话里的对应规律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90年5期。

(原载《语言文字应用》1992年第3期)